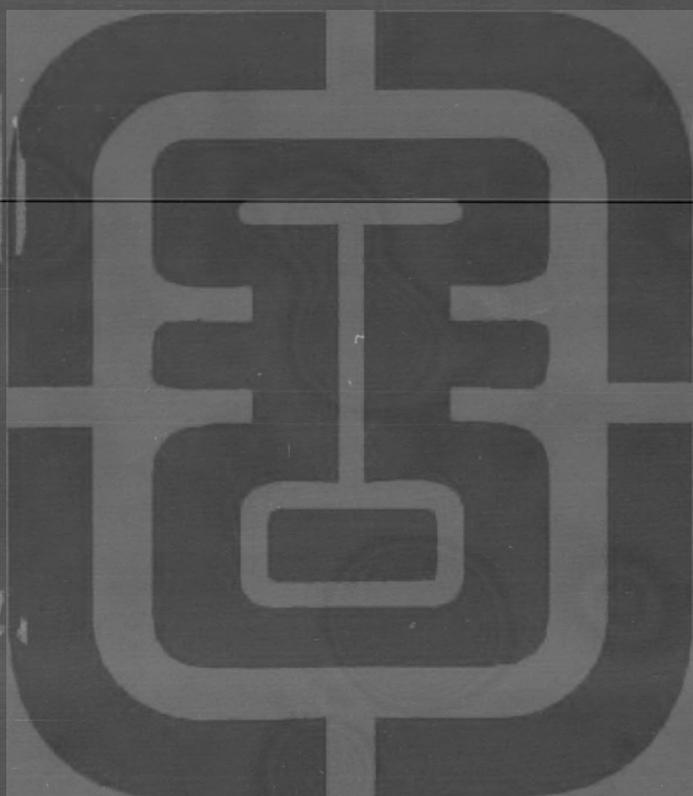


三國志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魏書

國志十五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戚寄  
秦翊使率眾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司徒辟為掾後孫策所  
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  
等聚眾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  
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  
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  
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  
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埭以溉稻田  
官民有畜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  
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眾攻圍  
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

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爲雖董安子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爲用馥子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在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摘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奉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爲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毋喪去官後爲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

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絀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脩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爲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脩廣戾渠陵大竭水漑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謚曰景侯子熙嗣

晉陽秋曰劉弘字叔和熙之弟也弘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爲車騎大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荆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群下厲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勲江漢弘上朝爲零陵太守初爲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壻夏侯陟爲襄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

勲宜見酬報聽之衆益服其公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計於弘弘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晉諸公讚曰于時天下雖亂荊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一有江漢之志不附太傅司馬越越甚銜之會弘病卒子璠北中郎將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温人也

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雋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位至潁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閑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

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  
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即晉宣皇帝也  
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  
之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  
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  
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者異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  
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温朗謂邵曰唇齒之喻豈唯  
虞虢温與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爲避朝亡之期耳  
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搖動  
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爲郡內憂之邵不從邊山之民  
果亂內徙或爲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洛陽  
朗父防爲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

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  
同歲幾大相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  
群穢廣舉賢士此誠虚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  
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產  
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  
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加三思即榮名並於日月伊周不  
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

臣松之案朗此對但爲稱述卓功德末相箴誨而已了不  
自申釋而卓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客主之辭如爲不  
相酬塞也

朗知卓必亡恐見留即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  
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爲天下所讎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

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成臯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爲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爲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衆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布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溫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爲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成臯令以病去復爲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元城令入爲丞

相主簿朗以爲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爲長又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覲等盛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覲等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以朗爲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

魏書曰文帝善朗論命祕書錄其文司孫盛曰繇旣失之朗亦未爲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

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風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于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

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歛以時服州人追思之

魏書曰朗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恩厚督司萬里微功未效而遭此疫癘既不能自救辜負國恩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歛以時服勿違吾志也

明帝即位封朗子遺昌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孚又以子望

朗後遺薨望子洪嗣

晉諸公贊曰望字子初孚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咸熙中位至司徒入晉封義陽王遷太尉大司馬時孚爲太宰父子居上公位自中代已來未之有也洪字孔業封河間王初朗所與俱徙趙咨官至太常爲世好士

咨字君初子鄴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平陵公並見百官

名志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爲郡綱紀太祖爲司空辟召爲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還爲西曹令史遷爲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爲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某時習到官誘諭攝納皆禮召其豪右稽

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又因  
大軍出征分請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  
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  
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  
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語在常林  
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爲真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  
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西  
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摠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  
官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  
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

魏略曰鮮卑大人育延常爲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  
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

恐爲所略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敕郡縣自  
將冶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  
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  
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  
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爲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  
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二年太祖拔漢中  
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普使屯池陽以  
備盧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旣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  
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  
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畏昔善射不  
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馬負其妻重騎  
行遲未及與其衆合而爲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昔叛恐

其爲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習前後有策略封爲  
關內侯

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爲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政治  
常爲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  
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  
濟陰王思與習俱爲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  
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  
矣思乃馳還自陳已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  
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

臣松之以爲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親非骨肉義非刎頸而  
以身代思受不測之禍以之爲義無乃垂先哲之雅旨乎  
史遷云之有重於太

爲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恕則所謂自經於溝瀆而  
莫之知也習之死義者豈其然哉

後同時擢爲刺史思領豫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  
九卿封列侯

魏略苛吏傳曰思與薛悌卻嘉俱從微起官位略等三人  
中悌差挾儒術所在名爲閑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文帝詔  
曰薛悌駁吏王思卻嘉純吏也各賜關內侯以報其勤思  
爲人雖煩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傾意形勢亦以是顯  
名正始中爲大司農年老目瞶瞶怒無度下吏嗷然不知  
何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  
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  
明日死思無恨意其爲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筆作

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時有丹陽施畏魯郡倪顛南陽胡業亦爲刺史郡守時人謂之苛暴又有高陽劉類歷位宰守苛慝尤甚以善修人事不廢於世嘉平中爲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爲不急過無輕重輒捽其頭又亂杖撻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勅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輒使小吏隨覆察之白日常自於墻壁間闚閃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轉相檢驗嘗案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插柵間號呼良久類以爲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徵察便使伍

百曳五官掾孫弼入頓頭責之弼以實對類自愧不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其後安東將軍司馬文王西征路經弘農弘農人告類荒老不任宰郡乃召入爲五官中郎將曾擊神效大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爲郡小吏言魏略曰既世單家富爲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爲郡門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舉

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爲司空辟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袁尚拒太祖於黎陽遣所署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說將軍馬騰等既爲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晟衆萬餘人無所屬寇嶠澠間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既爲議郎參繇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荊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荊州而騰等分據關中太祖復遣既喻騰等令釋部曲求還騰已許之而更猶豫既恐爲變乃移諸縣促儲侍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爲衛尉子超爲將軍統其衆後超反既

從太祖破超于華陰西定關右以既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建爲尚書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從征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氏收其麥以給軍食魯降既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夏侯淵宋建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爲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三輔決錄注曰既爲兒童爲郡功曹游殷察異之引既過

家既敬諾殷先歸勅家具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畧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受殷固託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難違其旨乃許之殷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于時關中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允爲蒲阪令太祖定關中時漢興郡缺太祖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爲漢興太守後轉隴西魏略曰楚爲人慷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爲治不好刑殺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已應之此

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爲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願我爲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堅守若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爲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爲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賊到乃遣長史馬顯出門設陣而自於城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耳使顯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帝嘉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爲人短小而大聲自爲吏

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遊遨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樗蒲投壺歡欣自娛數歲復出爲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爲質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鬪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爲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

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爲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既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既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既代之詔曰昔賈復請擊郾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其時便宜從事勿復先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欲渡河諸將守以爲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於鸛陰口既揚聲軍由鸛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既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

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爲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勅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

魏略曰成公英金城人也中平末隨韓約爲腹心建安中約從華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唯英獨從 典略曰韓遂在湟中其壻閻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下遂嘆息曰丈夫困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衆轉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耳英曰興軍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棄其門而依於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爾夏侯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

息肩於羌 以須其去超等故人綏會羌胡猶可以有爲也遂從其計時隨從者甲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羌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閻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太祖太祖見英甚喜以爲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公抵掌謂之曰但韓文約可爲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乃下馬而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本主人在實不來在此也遂流涕哽噎公嘉其敦舊遂親敬之延康黃初之際河西有逆謀詔遣英佐涼州平隴右病卒 魏略曰閻行金城人也後名豔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爲小將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號爲健行嘗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搗超項幾殺之至十四年爲約所使詣太祖

太祖厚遇之表拜健爲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約宣太祖教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當早來共匡輔國朝行因謂約曰行亦爲將軍興軍以來三十餘年民兵疲瘁所處又狹宜早自附是以前在鄴自啓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約曰且可復觀望數歲中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約西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結反謀舉約爲都督及約還超謂約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爲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爲子行諫約不欲令與超合約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乃東詣華陰及太祖與約交馬語行在其後太祖望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約還金城太祖

聞行前意故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乃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爲使人笑來吾前後與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爲人養老也約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太祖果疑行會約使行別領西平郡遂勒其部曲與約相攻擊行不勝乃將家人東詣太祖太祖表拜列侯

帝甚悅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勲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徙封西鄉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旣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䟽請與儒治左城築鄣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

魏略曰儒字俊林夏侯尚從弟初爲鄢陵侯彰驍騎司馬  
宣王爲征南將軍都督荊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城  
中守將乙脩等求救甚急儒進屯鄧塞以兵少不敢進但  
作鼓吹設導從去然六七里翱翔而還使脩等遙見之數  
帝數如是月餘及太傅到乃俱進然等走時謂儒爲怯或以  
爲曉以少疑衆得聲救之宜儒猶以此召還爲太僕

西羌恐率衆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諸將  
欲擊之旣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  
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爲虎傅翼也  
光等欲以羌胡爲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  
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  
爲光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

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旣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  
聞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消燉煌  
張恭周生烈等終皆有名位

魏略曰初旣爲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旣三十英字伯  
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爲蒲阪令英姓剛爽自見族氏勝旣  
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旣雖知旣貴顯終不肯求於  
旣旣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  
英英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旣不挾  
舊怨而壯英之不撓

黃初四年薨詔曰昔荀桓子立勲翟土晉侯賞以千室之邑  
馮異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旣能容民畜  
衆使群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

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即位追謚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書  
郎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爲皇后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  
妻向爲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語在夏侯玄傳  
魏畧曰緝字敬仲太和中爲温令名有治能會諸葛亮出  
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孫資資以爲有籌略遂召拜騎  
都尉遣參征蜀軍軍罷入爲尚書郎以稱職爲明帝所識  
帝以爲緝之材能多所堪任試呼相者相之相者云不過  
二千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止二千石乎及在東莞領兵  
數千人緝性吝於財而矜於勢一旦以女徵去郡還坐里  
舍悒悒躁擾數爲國家陳擊吳蜀形勢又嘗對司馬大將  
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上見誅不久大將軍問其故緝  
云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可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

果殺之大將軍聞恪死謂衆人曰諸葛恪多輩耳近張敬  
仲縣論恪以爲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爲勝恪也  
緝與李豐通家又居相側近豐時取急出子藐往見之有  
所咨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死獄中其諸子  
皆并誅緝孫殷晉永興中爲梁州刺史見晉書

温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爲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  
喪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爲一朝盡散振  
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爲廩丘長鄆陵廣川今  
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爲丞相主簿出爲揚州刺史太祖曰  
甚欲使卿在親近顧以爲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得無當得蔣濟爲治中邪時濟見爲丹楊太守乃  
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

共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恢請  
兖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  
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爲患  
於是有樊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之  
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會者不  
欲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  
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  
爲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文帝踐阼  
以恢爲侍中出爲魏郡太守數年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  
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  
勤明著及爲朕執事忠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  
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

爵絕恢卒後汝南孟建爲涼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  
魏略曰建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游學亮後出祁山荅司  
馬宣王書使杜子緒宣意於公威也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  
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

魏略曰逵世爲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絳過其妻兄柳孚  
宿其明無何著字綉去故時人謂之通健

初爲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  
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  
不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爲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  
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將  
斬之絳吏民間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

耳左右義達多為請遂得免也。魏略曰：援捕得達，達不肯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曷為者也。」援怒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達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者與達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名姓。

初，達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既并絳，眾將進兵，達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與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達言，故得無敗。」

孫資別傳曰：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曰：「達在絳邑。」

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為賊所俘，挺然直志，頑辭不屈。忠言聞於大衆，烈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罔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魏略曰：郭援破後，達乃知前出已者為祝公道，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法，達救之力，不能解，為之改服焉。

後舉茂才，除滎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以應之。達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琰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達從琰求兵脩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達得盡誅之。遂脩城，拒琰。琰敗，達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為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達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達，吾何憂其後發兵？」達疑屯

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逵怒收之數以罪槓折脚坐免然太祖心善逵以爲丞相主簿

魏略曰太祖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逵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逵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逵主簿也不即著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逵著械適訖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逵旣而教曰逵無惡意原復其職始逵爲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爲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遍逵前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

不得理乃發憤生瘰後所病稍大自啓願欲令醫割之太祖惜逵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瘰九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瘰愈大逵本名衢後改爲逵

太祖征劉備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太祖崩洛陽逵典喪事

魏略曰時太子在鄴鄢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中搔動群寮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逵建議爲不可祕乃發哀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叙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逵以爲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乃爲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

時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  
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  
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即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都下多不法  
乃以逵爲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

魏畧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會聞逵當  
爲郡舉府皆詣縣門外及遷書到達出門而郡官屬悉當  
門謁逵於車下逵抵掌曰詣治所何宜如是

大軍出征復爲丞相主簿祭酒逵嘗坐人爲罪王曰叔嚮猶  
十世宥之况逵功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逵  
斬之乃整至譙以逵爲豫州刺史

魏略曰逵爲豫州逵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  
而臣在外唯殿下爲兆民計無違天人之望

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  
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  
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  
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  
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  
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爵關內  
侯州南與吳接逵明斥候繕甲兵爲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  
脩軍旅內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  
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  
並征吳破呂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即  
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  
四百餘里每出兵爲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

由淮沔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達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太和二年帝使達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達至五將山沐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達東與休合進達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達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賊見達軍遂退達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達與休不善黃初中文帝欲假達節休曰達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爲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達休軍幾無救也

魏畧曰休怨達進遲乃呵責達遂使主者勅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達恃心直謂休曰本爲國家作豫州刺史不來相爲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達直猶以休爲宗室任重兩無所非也魏書云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達達終無言時人亦以此多達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虛已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爲對存勝負於已身者也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傾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曷爲以

是稱說滅獲之心耳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塗義愧於敵人之心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而况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弘可謂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流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

魏書曰逵時年五十五

子克嗣豫州吏民追思之爲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逵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逵存有忠勲没而見思可謂死而不

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

魏略曰甘露二年車駕東征屯項復入逵祠下詔曰逵沒有遺愛歷世見祀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于此親發德音褒揚逵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脩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

克咸熙中爲中護軍

晉諸公贊曰克字公閭甘露中爲大將軍長史高貴鄉公之難司馬文王賴克以免爲晉室元功之臣位至太宰封公諡曰武公 魏略列傳以逵及李孚楊沛三人爲一卷今列孚沛二人繼逵後耳孚字子憲鉅鹿人也興平中本郡人民饑困孚爲諸生當種薤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

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爲吏建安中袁尚領冀州以孚爲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鬪尚出軍詣平原留別駕審配守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還欲救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與孚議遣孚答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遣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得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竟以爲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溫信者三人不語所之皆勅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斫問事杖三十枚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鼓一中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太祖營前徑南過從南圍角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出孚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復冒謂已使命當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爲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得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人持火孚乃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輩夜出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其明太祖聞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孚比見尚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袁譚又追擊尚

尚走孚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爲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  
攻譚譚戰死孚還城城中雖必降尚擾亂未安孚權宜欲  
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  
祖見之孚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彊弱相陵  
心皆不定以爲宜令新降爲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公謂  
孚曰卿便還宣之孚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孚還入  
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  
孚爲良足用也會爲所問裁署冗散出守解長名爲嚴能  
稍遷至司隸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精斷無衰而術略  
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孚本姓馮復改爲李 楊沛字  
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爲公府令史以牒除爲新鄭  
長興平末人多饑窮沛課民益畜乾椹收瑩豆閱其有餘

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爲兖州刺  
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  
乾椹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爲長社令時曹洪賓客  
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槌折其脚遂殺之由此太祖  
以爲能緊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  
鬪髡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  
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  
爲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  
宣科法太祖曰善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  
十人絹百匹旣欲以勵之且以報乾椹也沛辭去未到  
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各遣家馳騎告子弟使各自  
檢勅沛爲令數年以功能轉爲護羌都尉十六年馬超反

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捽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爲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旣領京兆尹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冗散居巷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餓沛病亡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爲殯葬也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摠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

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濟萬里見述

丙申正月二十二日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魏書

國志十五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魏書

國志十六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倡之必有和者原曰爲之奈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揔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爲主簿峻乃爲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衆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爲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渡

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爲一部十道方行爲復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祇而成於峻

魏武故事載令曰故陳留太守棗祇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祇欲得之祇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祇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祇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祇白以爲僦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爲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祇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爲官田計如祇議於官便於客

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祇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爲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祇與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祇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祇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祇爲不朽之事文士傳曰祇本姓棘先人避難易爲棗孫據字道彥晉冀州刺史據子嵩字臺產散騎常侍並有才名多所著述嵩兄腆字玄方襄陽太守亦有文采

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爲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饑荒之際收卹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無子國除文帝追錄功臣謚峻

曰成侯復以峻中子覽爲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爲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

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爲人魏略曰則世爲

著姓興平中三輔亂饑窮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還爲此郡守折庸輩士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爲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

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爲軍導魯破則綏定下辯諸氏通河西道徙爲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

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爲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請服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

魏名臣奏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旣曰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車西定湟中爲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之功效爲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旣荅曰金城郡昔爲韓遂所見屠剥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彫殘外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二千

餘落皆卹以威恩爲官効用西平麴演等倡造邪謀則尋  
出軍臨其項領演即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恤民之  
效又能和戎狄盡忠効節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  
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

後演復結旁郡爲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  
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  
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  
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爲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先  
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  
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  
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旣獲益衆之實  
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

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旣合勢難卒離雖有詔違而合權專  
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  
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爲變  
則誘與相見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  
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黨衆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  
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  
同寮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  
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  
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  
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指音  
洽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

魏略曰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則同郡

吉茂者是時仕南歷縣令遷爲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爲崩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後文帝出游追恨臨菑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爲而不發也而則以爲爲已欲下馬謝侍中傅巽日之乃悟孫盛曰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而豈徒哉則旣策名新朝委質異代而方懷二心生忿欲奮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妃偶况人臣乎

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群吏愚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謚曰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爲尚書

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名山濤啓事稱愉忠篤有智意 臣松之案愉子紹字世嗣爲吳王師石崇妻紹之兄女也紹有詩在金谷集紹弟慎左衛將軍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

傅子曰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陽徙

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

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爲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荆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太祖

傳子曰畿自荆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畿於朝太祖以畿爲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魏略曰畿少有大志在荆州數歲繼母亡後以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道爲賊所劫略衆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爲邪賊乃

止畿到鄉里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署爲功曹嘗嫌其闊達不助留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守也

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爲亂張晟寇澠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爲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彧曰杜畿其人

也  
傳子曰彧稱畿勇足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

於是追拜畿爲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彧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

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爲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邱津度

邱音豆魏略曰初畿與衛固少相狎侮固嘗輕畿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嘗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東也固褰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爲郡功曹張時故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儀當各持版時嘆曰昨日功曹今爲郡將軍也

范先欲殺畿以威衆

傅子曰先云旣欲爲虎而惡食人肉失所以爲虎矣今不殺必爲後患

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千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遂爲貲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

魏志十七  
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  
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  
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  
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  
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  
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辭訟有  
相告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  
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柰何不從其教自  
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  
勉之漸課民畜犗牛草馬下逮鷄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  
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脩戎講  
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

魏略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升至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畿之  
由矣

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  
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  
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  
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  
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  
逃亡其得人心如此

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勲爲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  
畿求大賚畿拒以他故後勲伏法太祖得其書嘆曰杜畿  
可謂不媚於竈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  
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旣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

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魏國旣建以畿爲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克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文帝卽王位賜爵關內侯徵爲尚書及踐阼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戶

魏略曰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守司隸校尉帝征吳以畿爲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

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爲之流涕

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爲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時年六十二

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

韋昭國語注稱毛詩傳曰冥契六世孫也爲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

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諡曰戴侯子恕嗣

傳子曰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交結英雋以才智顯於天下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

稱也畿爲尚書僕射二人各修子孫禮見畿旣退畿歎曰  
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也其子足繼  
其業時人皆以畿爲誤恢死後豐爲中書令父子兄弟皆  
誅冲爲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魏略曰李  
豐父名義與此不同義蓋恢之別名也

恕字務伯太和中爲散騎黃門侍郎

杜氏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爲父任總角相善及各  
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  
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爲之游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  
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由此爲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  
然不力行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帝以  
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

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  
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時  
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爲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爲  
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  
又領冀州

世語曰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巽字長悌爲相國掾有寵  
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嵇康善與康俱被誅次子  
粹字季悌河南尹粹子預字景虞御史中丞

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  
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  
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扼腕抗論以孫吳爲首  
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脩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

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  
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  
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  
遘難繞天略市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爲艱難  
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  
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  
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  
者惟充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  
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  
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  
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  
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異昭於人才尚復易

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  
不爲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  
故囹圄空虚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  
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  
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  
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  
豈在疆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  
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充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  
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獨脩務本之業以堪四  
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  
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  
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十六  
十一  
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鳥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

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已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豪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

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默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絜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况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

杜氏新書曰時李豐爲常侍黃門郎袁侃見轉爲吏部郎荀侯出爲東郡太守二人皆怨之同班友善

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怨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

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憫然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率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所以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群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

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雋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

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智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群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群臣論議政事使群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辨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

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  
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  
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  
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  
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  
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  
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  
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  
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  
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  
也

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王第五弟名通

爲司隸從事疑怨所云狂悖者通子順封龍陽亭侯晉初  
受禪以不達天命守節不移削爵土徙武威  
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  
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  
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  
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  
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  
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  
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  
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  
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  
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

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  
禁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干  
迕者也迨於道自彊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  
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  
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  
不可以怠也恕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爲弘農  
太守數歲轉趙相

魏略曰恕在弘農寬和有惠愛及遷以孟康代恕爲弘農  
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  
拜遂轉爲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  
康獨緣妃嬙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爲阿九康旣  
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

切要衆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爲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  
官清已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  
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  
出案行皆豫勅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脩設曲  
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勅吏卒行各持鎌所在自刈馬  
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  
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  
康之始拜衆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  
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末徙渤海太守  
徵入爲中書令後轉爲監

以疾去官

杜氏新書曰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塢因其壘壑之固

小大家焉明帝崩時人多爲恕言者

起家爲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  
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頃之拜  
御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爲  
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  
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  
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  
以爲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  
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  
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爲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  
杜氏新書曰喜欲恕折節謝已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  
恕荅權書曰况示委曲夫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

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  
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  
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  
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剗心著地  
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  
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  
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  
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  
之是邪是僕諧也呼爲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  
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爲其心耳不在僕言  
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恕

恕侗儻任意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恕從趙郡還陳留阮

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

杜氏新書曰以爲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

### 體論

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爲已也四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爲豐樂亭侯邑百戶

魏略曰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

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了而歸鄉里時杜畿爲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別授詔與太史典定律歷太和中轉拜騎都尉詳學優能少故歷三世竟不出爲宰守至正始中以年老罷歸於舍本國宗族歸之門徒數十人

恕奏議論駁皆可觀掇其切世大事者于篇

杜氏新書曰恕弟理字務仲少而機察精要畿奇之故名

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子寬字務叔清虛玄靜敏而好古  
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學絕於世務其意欲探  
賾索隱由此顯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年四  
十二而卒經傳之義多所論駁皆草創未就惟刪集禮記  
及春秋左氏傳解今存于世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婿  
王隱晉書稱預智謀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所以企  
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大觀群典謂公羊穀梁詭辨之言  
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  
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謂之釋例又作  
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尚書郎摯虞  
甚重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  
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預有大功名於

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戶

字世

嘏尚書左丞晉諸公贊曰嘏有器局預從兄斌字世將亦  
有才望爲黃門郎爲趙王倫所枉殺嘏子又字洪治少有  
令名爲丹楊丞早卒阮武者亦拓落大才也案阮氏譜武  
父諶字士信徵辟無所就造三禮圖傳於世杜氏新書  
曰武字文業闊達博通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  
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子坦字弘舒晉  
太子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度荀綽兖州記曰坦  
出紹伯父亡次兄當襲爵父愛柯言名傳之遂承封時幼  
小不能讓及長悔恨遂幅巾而居後雖出身未嘗釋也性  
純篤閑雅好禮無違存心經誥博學洽聞選爲濮陽王文  
學遷領軍長史喪官王衍時爲領軍哭之甚慟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衆衆父興皆爲名儒  
續漢書曰興字少贛諫議大夫衆字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爲揚州刺史卒

張璠漢紀曰泰字公業少有才略多謀計知天下將亂陰  
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  
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  
爲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爲助泰  
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饜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  
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德據阿衡之重任秉意  
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爲資援也且事留變生其鑿  
不遠又爲陳時之要務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  
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專權廢帝關東義兵

起卓會議大發兵群寮咸憚卓莫敢忤旨泰恐其彊益將  
難制乃曰夫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益邪  
衆人莫不變容爲泰震慄泰乃詭辭而對曰非以無益以  
山東不足加兵也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相連人衆相動  
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狗吠之警百姓忘  
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雖衆不能爲害一  
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稱當  
世以此威民民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  
體長婦人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  
論噓枯吹生無軍帥之才負霜露之勤臨鋒履刃決敵雌  
雄皆非明公敵三也察山東之士力能跨馬控弦勇等孟  
賁捷齊慶忌信有聊城之守策有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

責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王爵不相加婦  
姑位不定各恃衆怙力將人人碁時以觀成敗不肯同心  
共膽率徒旅進五也關西諸郡北接上黨太原馮翊扶風  
安定自頃以來數與胡戰婦女載戟挾矛弦弓負矢况其  
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譬驅群羊向虎狼其勝可必  
六也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屠各涅中  
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權以爲爪牙壯  
夫震悚况小醜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  
日久自三原狹口以來恩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特  
使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戰有三亡  
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進攻順者亡今明公秉  
國政平討夷凶宦忠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三亡奉辭伐罪

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  
北海邴根矩清高直亮羣士之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  
案典校之彊弱燕趙齊梁非不盛終見滅於秦吳楚七國  
非不衆而不敢踰滎陽况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  
造亂以徼不義者必不相然讚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  
有可采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  
恃衆以輕威重卓乃悅以秦爲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  
卓曰鄭泰智略過人而結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  
竊爲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留拜議郎後又與王允謀共  
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爲揚州刺史  
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一

渾將泰小子袁避難淮南袁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

歆爲豫章太守素與秦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登  
爲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  
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  
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  
育男女多以鄭爲字辟爲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  
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  
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  
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  
歛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  
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  
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  
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

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  
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  
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磴山  
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  
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  
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爲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爲  
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  
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  
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又遣民  
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以爲丞相掾文帝即位爲  
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滂  
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與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

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爲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卒以子崇爲郎中

晉陽秋曰秦子袁字材叔泰與華歆荀攸善見袁曰鄭公業爲不亡矣初爲臨菑侯文學稍遷至光祿大夫泰始七年以袁爲司空固辭不受終於家子默字思玄晉諸公贊曰默遵守家業以篤素稱位至太常默弟質舒詡皆爲卿默子球清直有理識尚書右僕射領選球弟豫爲尚書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爲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幕屯田於淮南以慈爲綏集都尉黃初末爲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旣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

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巳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爲立祠遷共祠之

魏略曰天水王遷承代慈雖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爲太守初燉煌不甚曉田常灌溉滴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耬犁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旣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耬犁又教衍漑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人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故燉煌人以爲隆剛斷嚴毅不及于慈至於勤恪愛惠爲下興利可以亞之焉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又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爲良二千石

瓘燠事行無所見魏略曰顏斐字文林有才學丞相召爲太子洗馬黃初初轉爲黃門侍郎後爲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爲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爲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閑鋤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爲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

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  
道路旣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飢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  
豐富常爲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已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  
其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  
士多侮侵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  
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爲斐宜謝乃私推  
築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  
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  
假令斐謝是更爲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  
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爲平原太守吏民啼  
泣遮道車不得前步步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嶠而  
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

當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  
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爲流涕爲立碑於人稱  
頌之也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漢爲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  
在冀州邵去本郡家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  
祖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閱  
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署軍謀掾  
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爲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  
妻子希至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  
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  
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  
轉興至黃初初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三歲病亡始  
邵族子愚爲白衣時常有高志衆人謂愚必榮今狐氏而

邵獨以爲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爲虎賁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愚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荅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又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間愚爲兗州刺史果與王凌謀廢立家屬誅滅邵子華時爲弘農郡丞以屬疏得不坐 案孔氏譜孔又字元雋孔子之後曾祖疇字元矩陳相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象於壁疇爲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又父祖皆二千石又爲散騎常侍上疏規諫語在三少帝紀至大鴻臚子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盈溢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旣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經論治體蓋有可觀焉

魏書 國志十六

丙申正月晦校

夢禎

丙申五月朔外  
魏書 國志十六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魏書 國志十七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為  
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為從事使將兵  
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  
卓敗以兵屬吕布遷騎都尉布為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  
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吕布於下邳遼將其眾降拜中  
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  
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  
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  
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  
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為說太祖神武方以德  
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魏書 國志十七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為  
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為從事使將兵  
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  
卓敗以兵屬吕布遷騎都尉布為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  
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吕布於下邳遼將其眾降拜中  
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  
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  
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  
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  
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為說太祖神武方以德  
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志十七

家拜妻子，旆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旆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旆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遼，引其載以遼爲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穎，封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

傅子曰：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

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僞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瀟山。瀟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辟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太祖旣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

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  
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  
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  
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  
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  
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  
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  
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  
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  
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  
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  
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  
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  
征東將軍

孫盛曰夫兵固詭道竒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  
或賴率然之形或憑犄角之勢羣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  
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  
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愴以致命之兵擊貪  
愴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  
員參以同異爲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  
矣夫

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  
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會權  
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

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帝  
卽王位轉前將軍

魏書曰王賜遼帛千匹穀萬斛

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  
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敕遼母至導從出迎  
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文帝踐阼封晉陽侯  
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  
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邵  
虎也爲起第舍又特爲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  
卒皆爲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  
將太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  
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

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勅諸  
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  
病篤遂薨於江都帝爲流涕謚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  
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  
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  
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爲偏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爲帳  
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  
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  
亭侯從征張繡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於射  
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  
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

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力既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攻常爲督率奮彊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衆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爲虎威進折衝遼盪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淳于遣進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荊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荊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大皆大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

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謚曰威侯子綝嗣綝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葛誕反掩襲殺綝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謚曰愍侯子肇嗣肇音其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衆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離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衆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

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爲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爲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旣至先立營壘不時詣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諳訴何緣徐鑿鑿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悅謂禁曰清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眭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

袁紹紹兵盛禁願爲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爲豨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決隕涕而斬之是時太祖軍淳于聞而歎曰豨降

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

臣松之以爲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囚而送之未爲違命禁曾不爲舊交希冀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衆人之議所以卒爲降虜死加惡謚宜哉

東海平拜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衆三千餘人降旣降復叛其衆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遼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爲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爲軍鋒還爲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衆心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敢動乃以靈爲禁部下督

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子列侯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惠不屈節而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如龐惠邪會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

魏書載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况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

官

拜爲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真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子主嗣封益壽亭侯謚禁曰厲侯

張郃字儁乂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爲軍司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爲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

漢晉春秋曰郃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之

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

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

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袁紹使張郃高覽攻太祖營郃等聞淳于瓊破遂來降紹衆於是大潰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如此傳爲紹軍先潰懼郭圖之譖然後歸太祖爲參錯不同矣

太祖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後討柳城與張遼俱爲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楊秋

與夏侯淵討郿賊梁興及武都氏又破馬超平宋建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氏王寶茂太祖從散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爲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爲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魏略曰淵雖爲都督劉備憚郃而易淵及殺淵備曰當得其魁用此何爲邪

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爲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

能安也遂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郃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戰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郃爲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鄭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郃與真並朝許宮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郃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塢明帝即位遣南屯荊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詔曰賊亮以巴蜀之衆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銳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千三百戶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郃督

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  
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郤到京都帝自幸河  
南城置酒送郤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郤  
因問郤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郤知亮縣軍無穀  
不能久攻對曰此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  
郤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郤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郤識  
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郤  
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脩詔曰昔祭遵  
爲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勒  
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爲博士諸葛亮復出  
祁山詔郤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郤追至木門與亮  
軍交戰飛矢中郤右膝薨

魏略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郤追之郤曰軍法圍城必開  
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郤不得已遂進蜀軍乘高布伏  
弓弩亂發矢中郤髀

謚曰壯侯子雄嗣郤前後征伐有功明帝分郤戶封郤四子  
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爲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  
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  
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及到洛陽韓暹  
董承日爭鬪晃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  
梁晃遂歸太祖太祖授晃兵使擊卷卷音墟原武賊破之拜

裨將軍從征呂布別降布將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  
河內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

將軍與曹洪擊潁彊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僞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爲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旣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

### 臣精兵

臣松之云案晃于時未應稱臣傳寫者誤也

渡蒲坂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隴麋汧諸氏與太祖會安定太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張魯別遣晃討攻犢仇夷諸山氏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討善之善者

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還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即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振

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卽王位以晃爲右將軍進封還鄉侯及踐阼進封楊侯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帝卽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戶病篤遺令歛以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候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私譽爲終不廣交接太和元年薨謚曰壯侯子蓋嗣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戶封晃子孫二人列侯初清河朱靈爲袁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

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爲好將名亞晃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

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雍以郇叛袁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兵衛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邪遂力戰拔之生禽雍而靈家皆死魏書曰靈字文博太祖旣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承寬緩暫見齊整意尚快快卿名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即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即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爲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

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汝洛陽禹豈以是減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文帝卽位封靈郇侯增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邵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郇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唐侯薨謚曰威侯子術嗣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爲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爲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萬曆丙申二月二十四日校時風雨凄然

夢禎

萬曆丙申二月二十四日...  
 事未隔河間...  
 然亦京其...  
 平曰太...  
 高...  
 貴不...  
 其...  
 善...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魏書  
 國志十七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第十八 魏書 國志十八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  
 家在乘氏初平中以眾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袁術  
 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  
 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  
 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  
 史整卒典徙潁陰令為中郎將將整軍興于禁與之  
 魏書曰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  
 羣書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政  
 遷離狐太守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  
 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為裨將軍屯安民太祖擊譚尚於黎陽  
 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

河上絕水道太祖勅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  
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  
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  
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大祖遣典從夏侯惇拒  
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  
伏南道狹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  
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  
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  
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  
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  
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

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眾圍之遼欲奉教  
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  
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眾與遼破  
走權增邑百戶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  
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  
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典一千爵關  
內侯邑百戶謚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

魏略曰通小字萬億

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  
之時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  
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人

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

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方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群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文帝踐阼謚曰剛侯詔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勲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基爲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玄胃有雋才爲時人所貴官至秦

州刺史秉嘗得司馬文王問因以爲家誠曰昔侍坐於先  
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  
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誠  
勅正當爾不侍坐衆賢莫不贊善上又問必不得已於斯  
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  
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不必清  
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无咎藉  
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  
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  
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爲慎上曰此諸人者温恭朝夕執  
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  
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

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爲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  
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惠禍無  
從而至矣秉子重字茂曾少知名歷位吏部郎平陽太守  
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爲右司  
馬重以倫將爲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自活  
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贈散騎常侍重二弟尚字茂  
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  
則官至侍中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  
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  
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  
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

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眾霸為帥屯於開  
場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慕  
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  
祖太祖以霸為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  
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州以徐兪毛暉為將交  
州亂兪暉皆叛後兗州定兪暉亡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  
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  
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  
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  
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兪暉為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  
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為念太  
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

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  
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櫬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  
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  
霸為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  
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為下邳令霸  
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認詞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  
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  
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  
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  
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  
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  
甚眾由是賊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

張遼爲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即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爲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

魏略曰霸一名奴寇孫觀名嬰子吳敦名黯奴尹禮名盧兒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爲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文帝即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

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

明帝即位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薨謚曰威侯子艾嗣魏書曰艾少以才理稱爲黃門郎歷位郡守

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謚曰恭侯子權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

霸一子舜字太伯晉散騎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不知誰所撰也皆有題目稱舜才穎條暢識贊時宜也

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祖討孫權戰被創薨子毓嗣亦至青州刺史

魏書曰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臧霸俱起討黃巾拜騎都尉太祖破呂布使霸招觀兄弟皆厚遇之與霸俱戰伐觀常爲先登征定青徐群賊功次於霸封呂都亭侯康亦以

功封列侯與太祖會南皮遣子弟入居鄴拜觀偏將軍遷  
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假節攻權爲流矢所中傷  
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  
不當爲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爲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  
琮立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  
當待罪而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  
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  
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  
至於此實懷悲慚無顏早見耳遂歔歔流涕太祖爲之愴然  
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備  
於長坂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爲江

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

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臧霸少有孝烈之稱文聘著  
垂泣之誠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二方之任豈直壯武見  
知於倉卒之間哉

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  
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荊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  
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  
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  
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

魏略曰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  
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  
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卧舍中不起權

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  
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  
魏略此語與本傳反

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  
敵國賊不敢侵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爲列侯又賜聘從子厚  
爵關內侯聘薨謚曰壯侯岱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  
嘉平中譙郡桓禹爲江夏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兖州聞虔有膽策以爲從事  
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吳毋等作亂與昌稀通  
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誘吳毋渠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  
簡壯士伏其側虔察吳毋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  
衆群賊乃平太祖以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

多藏竄袁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爲寇  
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  
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彊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  
冠名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攻城邑虔引兵與  
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  
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群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其志  
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獲  
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  
兗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  
甚有威惠文帝卽王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  
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  
任賢

孫盛雜語曰祥字休徵性至孝後母苛虐每欲苛害祥祥色養無怠盛寒之月後母曰吾思食生魚祥脫衣將剖水求之有少堅水解下有魚躍出因奉以供時人以爲孝感之所致也供養三十餘年母終乃仕以淳誠貞粹見重於時 王隱晉書曰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高貴鄉公入學以祥爲三老遷司空太尉司馬文王初爲晉王司空荀顗要祥盡敬祥不從語在三少帝紀晉武踐阼拜祥爲太保封睢陵公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祥弟覽字玄通光祿大夫晉諸公贊稱覽率素有至行覽子孫繁衍頗有賢才相係奕世之盛古今少比焉

討利城叛賊斬獲有功明帝即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戶虔薨子翻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鬚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杆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以衆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從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

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岍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眦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

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功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劍客也明帝即位進牟鄉侯邑七百戶賜子爵一人關內侯褚薨謚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軍都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贖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

典韋陳留已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  
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讎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  
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  
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  
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  
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  
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  
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  
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一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  
跌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  
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戰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賊弓  
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

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  
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  
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旣壯武  
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鬪常先登陷陣遷爲校尉性忠至謹重  
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  
賜食於前大飲長歎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  
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  
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  
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  
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  
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  
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

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入輒  
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  
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  
重發瞋目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  
軀太祖退住舞陰聞韋死爲流涕募間取其喪親自臨哭之  
遣歸葬襄邑拜子滿爲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  
韋拜滿爲司馬引自近文帝即王位以滿爲都尉賜爵關內  
侯

龐惠字令明南安狽道人也

狽音

少爲郡吏州從事初平中

從馬騰擊反羌叛氐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太祖討袁  
譚尚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  
中諸將討之惠隨騰子超拒援幹於

陽惠爲軍鋒進攻援

幹大破之親斬援首

魏略曰惠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之後衆人皆言援死  
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惠晚後於韃中出一頭繇視之  
而哭惠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

拜中郎將封都亭侯後張白騎叛於弘農惠復隨騰征之破  
白騎於兩穀間每戰常陷陣却敵勇冠騰軍後騰徵爲衛尉  
惠留屬超太祖破超於渭南惠隨超亡入漢陽保冀城後復  
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定漢中惠隨衆降太祖素聞其驍  
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戶侯音衛開等以宛叛  
惠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  
諸將以惠兄在漢中頗疑之

魏略曰其從兄名柔時在蜀

真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  
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真常乘白馬羽軍謂  
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真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  
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真與諸將避水上堤羽乘船攻  
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真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  
曲將董超等欲降真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  
益急矢盡短兵接戰真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  
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  
水浸盛吏士皆降真與麾下將一人五伯二人彎弓傳矢乘  
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爲羽所得  
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  
真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

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也遂爲羽所殺  
太祖聞而悲之爲之流涕封其二子爲列侯文帝即王位乃  
遣使就真墓賜謚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蠲絕脰噴身徇節前  
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  
愍焉謚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會勇  
烈有父風官至中尉將軍封列侯

王隱蜀記曰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真屍喪還葬鄴家中  
身首如生中臣松之案真死於樊城文帝即位又遣使至  
真墓所則其屍喪不應在蜀此王隱之虛說也

龐涓字子異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  
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  
涓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七首欲因見

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勅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

魏略曰猛兵欲來縛消猛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爲罪此人以至忠爲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州履義之士邪遂使行服典略曰張猛字叔威本燉煌人也猛父與桓帝時仕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仕郡爲功曹是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詔以陳留人邯鄲商爲雍州刺史別典四郡時武威太守缺詔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補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戲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責望暨到商欲誅猛猛覺之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側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字曰叔威汝欲殺我耶然我死者有知汝亦族矣請和解尚可乎猛因呼曰來商踰屋

就猛猛因責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督郵錄商閉置傳舍後商欲逃事覺遂殺之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將軍韓遂自上討猛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畏遂乃反共攻猛初與爲武威太守時猛方在孕母夢帶與印綬登樓而歌旦以告與與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後當復臨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

太守徐揖請爲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消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消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爲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消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太祖聞之辟爲掾屬文帝踐阼

拜駙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大夫薨  
子曾嗣初涪外祖父趙安爲同縣李壽所殺涪舅兄弟三人  
同時病死壽家喜涪母娥自傷父讎不報乃幃車袖劔白日  
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讎已報請受戮祿  
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彊載還家會赦得免州  
郡歎貴刊石表閭

皇甫謐列女傳曰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  
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  
三人皆欲報讎壽深以爲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  
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強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  
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涪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  
親旣素有報讎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

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爲吾門戶吾三子之差  
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傲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  
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爲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  
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鄰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  
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  
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強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爲重受禍  
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爲門戶之計娥親  
曰父母之讎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  
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  
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况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  
心壽必爲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訖扼腕切齒悲  
涕長歎家人及鄰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

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廻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迺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樁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卽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讎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爲之悲喜慷慨嗟嘆也守尉不敢公縱

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讎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爲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旣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面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彊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爲其作傳玄晏先生以爲父母之讎不與共天地蓋男子之所爲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讎黨之凶言奮劔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

三弟之永恨近古已來未之有也詩云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矣溫僞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人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爲命計邪溫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

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隔絕不通燉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黃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艾并勢就至酒泉爲華所拘執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倚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卽遣從弟華攻酒泉沙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爲首尾之援別遣鐵騎二百迎史官屬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西顧恭兵恐急

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官黃初二  
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拜西域戊巳校尉數歲徵還將  
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太和中  
卒贈執金吾就後爲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

世語曰就子敷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晉武帝世爲廣漢太  
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敷收濬從事列  
上由此召敷還帝責敷何不密啓而便收從事敷曰蜀漢  
絕遠劉備嘗用之輒收臣猶以爲輕帝善之官至匈奴中  
郎將敷子固字元安有敷風爲黃門郎早卒敷一本作勃  
魏略勇俠傳載孫賓碩祝公道楊阿若鮑出等四人賓  
碩雖漢人而魚豢編之魏書蓋以其人接魏事義相類故  
也論其行節皆龐閻之流其祝公道一人已見賈逵傳今

列賓碩等三人于後 孫賓碩者北海人也家素貧當漢  
相帝時常侍左悺唐衡等權侷人主延熹中衡弟爲京兆  
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脩敬於  
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  
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旣入見  
尹尹欲脩主人勅外爲市買息又啓云左悺子弟來爲虎  
牙非德選不足爲特酤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  
遣吏奉箴謝尹息又勅門言無常見此無陰見輩子弟邪  
用其箋記爲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卽令報衡弟皆知之  
甚恚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爲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爲之  
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爲涼州刺史於是  
衡爲詔徵仲臺遣歸遂詔中都官及郡部督郵捕諸趙尺

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息從父岐爲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爲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賓碩閉車後戶下前檐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旣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卽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驅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當來入拜

乃出延岐入椎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別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饑荒南客荊州至興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荊州乃復與賓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爲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爲行喪也 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彊族黃氏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衆得千餘人以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爲不義乃告揖捐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

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恚豐不與已同乃重募取  
豐欲令張掖以麻繫其頭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守張  
猛假豐爲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爲揖報讎豐遂單騎  
入南羌中合衆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中出指趨郡城未  
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  
爲東大兵到遂破散昂獨走出羌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  
欲生繫我頸今反爲我所係云何昂謝慙豐遂殺之時黃  
華在東又還領郡豐畏華復走依燉煌至黃初中河西興  
復黃華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義勇詔即拜駙馬  
都尉後二十餘年病亡 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  
游俠與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  
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

及其弟成持歸爲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  
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  
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爲賊所略欲追賊兄弟  
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者噉  
之用活何爲乃攘臂結社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  
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  
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  
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  
比舍嫗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  
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遙  
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  
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侍客

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於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魚豢曰昔孔子歎顏回以爲三月不違仁者蓋觀其心耳孰如孫祝菜色於市里顛倒於牢獄據有實事哉且夫濮陽周氏不敢匿迹魯之朱家不問情實是何也懼禍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猶貴其竟脫季布豈若二賢厥義多乎今故遠收孫祝而近錄楊鮑旣不欲其泯滅且敦薄俗至於鮑出不染禮教心痛意發起於自然跡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若夫揚阿若少稱任俠長遂

蹈義自西徂東摧討逆節可謂勇而有仁者也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惠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涓不憚伏劍而誠感隣國閭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明萬曆丙申二月二十五日校

夢禎



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

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爲索干之都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疆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主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魏略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黃故以呼之

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至太祖崩

魏略曰彰至謂臨菑侯植曰先王名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

文帝卽王位彰與諸侯就國

魏略曰太子嗣立旣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翼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時以鄢陵堵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爲中牟王是後

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

詔曰先王之道庸勳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立爲任城王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謚曰威

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怒暴薨

至葬賜鑾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二千戶正元景元初連增邑凡

### 四千四百戶

楷泰始初爲崇化少府見百官名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柰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陰澹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旣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爲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

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  
暉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云云太祖深異之  
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  
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  
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今年二十三思  
此時所行無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旣以  
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  
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  
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二十二年增置  
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  
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

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

一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明令吾異目視此兒矣  
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  
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  
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爲心腹也

太祖旣總始之變以楊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  
以罪誅脩植益內不自安

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舉孝  
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脩摠知  
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菑  
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脩數與脩書書曰數日不見思  
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詞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  
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

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絃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爲狗者也前爲書喟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

徒不能錯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章倚撫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

徒以翰墨爲勲績辭頌爲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忤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脩答曰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異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日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日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通

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鵬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眊歌誦而已敢忘惠施以忝

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其相往來如此甚數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脩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爲坐曹植也脩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脩以所得王髦劔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卽尊位在洛陽從容出宮追思脩之過薄也撫其劔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昔所說王髦劔也髦今焉在及召見之賜髦穀帛 摯虞文章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 臣松之案呂氏春秋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子皆莫能與居其人自若而居海上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事出魯連子亦見皇覽文多故

不載 世語曰脩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爲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爲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簾內朝歌長吳質與謀脩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簾受絹車內以惑之脩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脩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脩與賈逵王凌並爲主簿而爲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關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勅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勅門不得出以觀其爲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脩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脩遂以交構賜死脩子蹯蹯子準皆知名於晉世蹯泰始初爲典軍將軍受心旂之任早卒準字始丘

惠帝未爲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準見王綱不振遂  
縱酒不以官事爲意逍遙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準不治猶  
以其爲名士惜而不責名以爲軍謀祭酒府散停家關東  
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舉事未施行而  
卒準子嶠字國彥髦字士彥並爲後出之俊準與裴頠樂  
廣善遣往見之頠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  
卿然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  
卿然髦尤精出準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  
評者以爲嶠雖有高韻而神檢不逮廣言爲得傅暢云嶠  
似準而疎嶠弟俊字惠彥最清出嶠髦皆爲二千石俊太  
傅掾

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

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勅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偪而醉之王名植植不能  
受王命故王怒也

文帝卽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魏略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父冲宿與太祖親善時隨  
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  
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楊適還河內太祖得其書乃引  
軍迎天子東詣許以冲爲司隸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  
美不能止醉爛腸死太祖以冲前見開導常德之聞儀爲  
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  
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爲不如與伏  
波子楨太祖從之尋辟儀爲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

掾圻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尚公主而與臨菑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治儀罪轉儀爲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叩頭求哀尚爲涕泣而不能救後遂因職事收付獄殺之廩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廩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爲黃門侍郎廩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爲之死實天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爲嗣何如廩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

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廩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况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廩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

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親舍而不誅其改封植

其年改封鄆城侯三年立爲鄆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

恩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  
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  
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  
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  
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  
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  
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  
黃耆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  
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  
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  
拂九土披攘玄化湧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  
我皇奕世載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

邦旣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  
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敘濟濟雋乂我弼我  
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  
是墮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紕將寘于理元  
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  
哀予小子改封充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  
闕誰弼予身煢煢僕夫于彼異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  
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  
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怵惕  
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慚陵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寔恩是  
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  
黃墟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豪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

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  
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肅  
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  
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  
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糗糧饑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  
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灑沫流風翼衡輕  
雲承蓋涉澗之濱綠山之隈遵彼河許黃阪是階西濟關谷  
或降或升駢駘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  
驚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  
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廷長  
懷永慕憂心如醒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

魏略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

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而關  
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爲自殺也對帝泣會  
植科頭負鈇鎖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  
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爲不樂詔  
乃聽復王服 魏氏春秋曰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  
暴薨諸王旣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  
歸以敘隔闕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  
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  
洛曠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回顧戀  
城闕引領情內傷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  
流潦浩從橫中田絕無軌改轍登高岡脩阪造雲可我馬  
玄以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

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鳴梟鳴銜軛豺狼當路衢蒼  
蠅間白黑讒巧反親疎欲還絕無蹊擘轡止踟躕踟躕亦  
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  
白日忽西匿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歸鳥赴高林翩翩  
厲羽翼感物傷我懷撫心長歎息歎息亦何為天命與我  
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  
者勿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晞年在桑  
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咤令心悲心悲動我神  
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  
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殷勤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  
辛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  
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

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涕節長塗援筆從此辭

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封浚  
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  
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  
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  
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  
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  
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奭不讓燕  
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  
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  
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  
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

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  
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  
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  
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  
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  
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御  
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  
縣於鉤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  
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劔於鳴轂雍門刎首於  
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  
六劉向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  
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爲人臣之禮邪雍

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  
曰子何爲死車右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  
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  
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  
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  
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而退  
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狄疑使越社稷不血食遂  
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之禮

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亂以功  
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未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  
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  
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

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固夫憂國忘家損軀濟難忠臣之心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力未克為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

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岬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臣松之案秦用敗軍之將事顯故不注魯連與燕將書曰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向使曹子計不反顧義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不免為敗軍之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子會諸侯曹子以一劍

之任披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

臣松之案楚莊掩絕纓之罪事亦顯故不書秦穆公有赦盜馬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壙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亦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

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魏魏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

魏略曰植雖上此表猶疑不見用故曰夫人貴生者非貴其養體好服終竟年壽也貴在其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為榮而壯夫以為恥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滅士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論孟軻有棄生之義彼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有不展也是用喟然求試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

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也

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

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

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敬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

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懷樓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勅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

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勝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

機以繼統異聞康哉之誦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木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鼪鼯謹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搯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鑿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

此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  
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  
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  
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  
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  
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  
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  
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  
畢命輪轂雖無太益異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  
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  
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  
監之豐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

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  
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  
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  
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  
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  
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  
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  
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  
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  
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  
踐水履炭登山浮澗寒温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  
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

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彘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

魏略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已之漸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

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爲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於東土以屏翰皇家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况皆復耄耄罷曳手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臾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麗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

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  
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牀席非麋  
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  
聾聵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  
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不堪大使爲可使耘鋤穢草  
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親自經  
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  
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  
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晻  
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爲陛下旣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  
之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宮冢名爲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  
異於凡庶若柏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

憲之宅也陋巷單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  
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  
釋紱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  
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  
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  
繫於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  
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  
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  
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  
邑三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翼試用終  
不能得旣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旣自峻迫寮屬皆賈  
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復



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後轉博士祭酒及齊王攸當之藩下  
禮官議崇錫之典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而不  
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諫辭旨甚切帝  
大怒免志官後復爲散騎常侍志遭母憂居喪盡哀因得  
疾病喜怒失常太康九年卒謚曰定公代志與齊王攸同  
蕭懷王熊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謚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進  
爵爲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戶六年薨無  
子國除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  
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  
未爲得也其此之謂歟

魚豢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  
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妨遏植等在於疇昔此  
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乃  
令楊脩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  
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任城陳蕭王傳第十九

魏書

國志十九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九

三

丙申正月二

十四日校

夢禎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魏書

國志二十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鑠環夫人生鄧哀王  
冲彭城王據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袞秦夫  
人生濟陽懷王珙陳留恭王峻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王昭  
儀生趙王幹孫姬生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李  
姬生穀城殤公子乘郟戴公子整靈殤公子京周姬生樊安  
公均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宋姬生東平靈王徽趙姬生樂  
陵王茂

豐愍王昂字子脩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爲張繡所害無  
子黃初二年追封諡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子琬奉昂  
後封中都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

和三年改昂謚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琬襲昂賜豐王正元景

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戶琬薨謚曰恭王子廉嗣  
相殤王鑠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謚青龍元年子愍王潛嗣其  
年薨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戶四年薨無子國除正  
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

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  
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  
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  
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卽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  
太祖馬鞍在庫而爲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  
懼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  
鼠齧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爲鼠

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  
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  
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冲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  
爲冲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

魏書曰冲每見當刑者輒探覩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  
勤勞之吏以過誤觸非常爲太祖陳說宜寬宥之辨察仁  
愛與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於衆故特見寵異 臣松之  
以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分以爲三亦敘屬之一病也

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  
太祖親爲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  
幸而汝曹之幸也

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冲雖存也猶不宜立

况其既没而發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

言則流涕爲媿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宛侯據子琮奉冲後二十二年封琮爲鄧侯黃初二年追贈謚冲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爲公

魏書載策曰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冲昔皇天鍾美於爾躬俾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永享顯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天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大牢魂而有靈休茲寵榮嗚呼哀哉魏略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天下

三年進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已氏公太和五年加冲號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戶三百貶爵爲都鄉侯三年復爲已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文帝以南方下溼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爲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爲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

列書載璽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齎珠

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王官出入近署踰後  
 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寧于心王以懿親  
 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  
 奉脩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  
 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於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為失耳書  
 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  
 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  
 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為尤  
 者而脩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  
 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義文作易著休復之  
 語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  
 三年復所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魯陽  
 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縣太  
 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即位寵賜  
 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  
 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篤拜宇為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  
 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免宇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  
 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常道鄉公奐宇之子入繼太  
 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黃初二  
 年進爵為公三年為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鄆城太  
 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林薨子緯嗣

案嵇氏譜嵇康妻林子之女也

中山恭王衮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三年進爵爲公官屬皆賀衮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旣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衮獨譚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衮美衮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戒慎如此三年爲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衮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問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勅妃妾紡績織紉習爲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衮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衮詔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二戶七百五十

魏書載重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之禁朕惟親親之恩用寢吏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得廢今削王縣二戶七百五十夫克已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誠諸無貳咎悔也

衮憂懼戒勅官屬愈謹帝嘉其意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衮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齋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

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衮疾困勅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遽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規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閭闈之內奉令於太妃閭闈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子靈其年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賵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孚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濟陽懷王珫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珫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贊弟壹紹珫後黃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爲公太和四年追進珫爵諡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謚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諡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郟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

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謚矩爲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薨謚曰原王子焜嗣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

魏略曰幹一名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爲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愍其

如是每爲涕淚 臣松之案此傳以母貴賤爲次不計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知彪大幹二十歲

三年爲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爲嗣幹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誠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觀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誠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祇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常棣之作嘉

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今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

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爲有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彪都許昌語在凌傳乃遣傳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

孔衍漢魏春秋載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讐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祇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奸邪乃與太尉王凌兗

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撫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帝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於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

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為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國除為淮南郡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背國附奸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親親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

臣松之案嘉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為國子博士嘉後為東莞太守崇為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也於下

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為國之俊傑入侍於皇闈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發宣吳裔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分離踰十載思遠心增結願子鑒斯誠寒暑不踰契崇答曰昔常接羽儀俱游青雲中敦道訓胄子儒化渙以融同聲無異嚮故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款分在令終孔不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逍遙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夢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冲王隱晉書載吏部郎李重啓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翕而良素脩絜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為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為員外散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郿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謚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範整後三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為公青龍三年薨謚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為郿公奉整後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樊安公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謚曰樊安公三年徙封抗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謚曰定公子諶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廬江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徽使官屬楊壽張縣吏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薨子翕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臣松之案翕入晉封廩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鄆城公至

泰始二年翕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翕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賜服一具錢十

萬隨才敘用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黃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傲狠少

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  
年爲王詔曰昔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  
淮南阜陵皆爲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  
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敘親親  
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爲古  
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  
太皇太后數以爲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脩善將  
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合封茂爲聊城王以慰太皇太  
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薨茂稱  
嗌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戶  
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  
戶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協潘淑媛  
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鑿仇昭儀生東海定  
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蘇姬生邯鄲懷王邕張姬生清河  
悼王貢宋姬生廣平哀王儼

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  
改號謚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  
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黃初七年明帝卽位立爲陽平縣王太和六年  
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奉蕤後封昌鄉  
公景初二年立爲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  
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

東武陽懷王鑿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三年賜謚無子國

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爲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明帝  
卽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閨門之內  
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啓  
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  
霖之子也入繼太宗

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爲國三年改爲京  
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二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  
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  
五百戶

邯鄲懷王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爲國三年進爲  
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

城王楷子溫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  
邑并前四千四百戶

清河悼王貢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廣平哀王儼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魏氏王公旣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  
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  
爲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袁子曰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始於是  
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  
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  
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  
里又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爲布衣而

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魏氏  
春秋載宗室曹囧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  
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勲親親昵近尊賢書  
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  
之非賢無與與功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  
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  
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  
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  
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  
稷歷紀長久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  
未備詩不云乎鵲鳩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  
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闕牆之忿不忘禦

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  
任一旦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胷心無衛臣竊惟  
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敘論成敗  
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  
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  
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  
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  
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  
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  
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  
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  
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

於胸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  
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  
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  
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  
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  
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  
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  
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  
觀周之弊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  
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  
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仁心不加  
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

江海捐棄楫權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  
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  
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  
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  
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  
偏說而絀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于  
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于奸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鉏  
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  
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  
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  
勝廣倡之於前劉項弊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  
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

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勲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豐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於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

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  
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  
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于惠文之間而叛  
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  
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旣絕斯豈非宗子  
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王國之法而  
徼倖無疆之期至于相靈閣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  
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  
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奸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  
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  
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耻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  
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

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  
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  
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  
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  
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  
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  
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  
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  
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  
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  
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爲伍  
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

則葉枯枝繁者陰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殫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問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丙申二月初六日校

夢禎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魏書

國志二十

